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蘇 東 坡 集

(一十)

蘇 軾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蘇東坡集

(十一)

蘇軾著

國學基本叢書

蘇東坡集續集

卷四

書簡二存決十或者

與方叔四首

先不奉書問爲想。遞出。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閑爲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問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

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屐子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儻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效。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祕之祕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脰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三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卽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卽造宇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貺丹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旣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問鵬之憂。行有見蝸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于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旣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荷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子。衝冒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若平生之舊。典刑所鍾。旣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櫛。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違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

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葺，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作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能必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絨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爲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肯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溫公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
作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
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
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
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
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
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
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
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卽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土風云大率似長
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
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

淡麵兩碗。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壻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道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貺。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住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下。信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爲賜。筆老而思深。斷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又多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卽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富公碑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閑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又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知公議少仲耶。傳道豈久筦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發此价。故未暇。閑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宮觀之命。已過忝矣。此外只有歸田爲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龐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會冥。罔爲

冬直爲春。蒙爲夏。會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支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而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麩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與王敏仲八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卽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旣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觀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旣謝。卽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諭過實。深荷獎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

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百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棧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二百。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療止用薑葱。鼓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而土人不知作鼓。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鼓。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二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卻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柰。可柰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摺。撫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與韓昭文

某啓。遠遼旌檠。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爲國自重。因李祕校行。謹奉啓參候。不宣。

與李延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適以臥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闕。豈勝愧負。

與黃敷言二首

某啓。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怍深矣。衝涉雨霰。萬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爲到廣州日。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爲再三致意。某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往別。悚怍之至。謹奉手啓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尙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璋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

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二首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住勝爲慰。未由款奉。千萬保蓄。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卽爲人取去。今卻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去。蓬仙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啓。

與滕達道二十三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開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已。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

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導洛堆堞。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卻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攜歸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又

開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同舟而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卻逍遙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爲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蒙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報中憲言。玉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又 許爲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爲別造朱紅。尤爲奇妙。物意兩重。何以克當。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鱖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節。聊爲土物。不罪。洵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游。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卻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又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閑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作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疊打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旣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贖納。令專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卻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尙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有無。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塗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飢火所燒。然

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莫，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干聞不罪。某好攜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賜淺也。有便望願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尙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藝，然可閑考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饒饒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尙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

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忤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月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略示諭。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與田已間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攪撓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別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與親情若果爾，常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興，則恐難爲，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略照庇。如察其可以翦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十七首

某啓。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佳勝。爲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用。人還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爲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

已遷居江上臨臯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爲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甕。極爲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飲。同感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下。中前示諭姻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某啓。因循稍疎。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有遊樂。無緣展奉。但積思念。乍冷。萬冀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唯祈善保。敷文宅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澀。想五六月閒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問及物食。天漸熱。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苦食。既忝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枉教勒。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尙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珍攝。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爲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

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作小楷一本。寄上。卻求爲書。拋塲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爲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僕事被禁。某與其兄潘丙。解元甚熟。最有文行。原亦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爲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否。恃舊干瀆。不敢逃罪。天覺出藍之作。本以爲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以鎮篋笥。然尋常不揆。以亂道塵獻。想公亦隨手將與人耳。呵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感服。併深。比日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尙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尙冀以時自重。

又

與可船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爾。子由到此須留也。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略示論。蒙寄惠生煮酒四器。正濟所乏。珍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清。然閱仲叔不以口腹累人。

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凌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祕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菘豆爲麴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亦幸。

又

疊蒙寄惠酒醋麪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即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安矣。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服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否。想於不肖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幸甚。其令章憲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

工部尙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歎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澀。尤宜慎護。

又

章質夫求琵琶歌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旣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爲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五首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住勝。未緣瞻奉。伏望以時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倒被淫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爲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爲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語言。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治下。竊謂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柳令咨白。宬中不盡區區。

又

彥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爲僚。可喜。船斬新輟。借知之。宬中不一。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愧恨。南海雖遠。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爲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贖錢竄去。又以疾疫氣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宬。馳問不盡區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爲作記。公必見之。

塗中爲告文安國篆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卻乞差一公人贖付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厚借搬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朱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死。見禁幸所毆者漸安決不死矣。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輒牒虔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皆得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慚忤不可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遊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闕齋。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子邁遽捨字。深以爲恨。報除輦運。似亦不惡。近日除目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安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剖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遠遞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遙知朋友爲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卽往淮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便與。餘惟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穎昌。伏惟起居住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擎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尙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與馮祖仁四首

某慰疏言。伏承艱疚。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廓然愈遠。追慟何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不次。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作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旣。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又

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蚤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柰何。來日當往謁慰。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廚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履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誘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毘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爲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窗穿戶。不扇。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某啓。奉別忽二載。奔走南北。不暇附書申問。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已放。不卽裁謝。死罪死罪。

又一云與林天和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爲勞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徧嘗。感愧不已。忽忽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住佳勝。構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尙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野行。附啓不宣。

又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拊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住佳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卽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敬餌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卻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敝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腳僧。但喫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卻一閱。餘人勿視也。

與晦夫 一云與趙仲倫

某啓。辱答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庾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攜被往也。

與范夢得八首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爲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爲耿耿耳。乍暄。惟順候自重。因李彥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辱教。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且寢處耳。有事以書垂喻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貺鳳團。感意眷之厚。熱甚。不謹。

又

某啓。辱教。承台候康勝爲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尙稽謁見。竦息竦息。子功復舊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人還。忽卒不宣。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子無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休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舉家人服其藥多效。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疎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某啓。辱手柬。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和篇高絕。木與種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強勉繼作。忽忽不宣。

又

某啓。遠遠二年。瞻仰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云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卽伏謁以盡區區。

與孫叔靜七首

昨日辱臨。願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住勝。惠示珠攬。頃所未見。非獨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羊麵酒醋爲惠。禮意兼厚。敬已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尙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住勝。卑體尙未清快。坐阻談論。爲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人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爲愧深矣。珍惠菜膳。增感作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闕。借舟未知能達詔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爲國自重。

答劉貢父二首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忤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暫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閒萬萬爲時自重。不宜。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諂。柰何柰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答曾子宣三首

某啓。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尙煩藩翰之寄。遠闕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爲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喻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宥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所迫。率以半夜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南海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慄。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某啓。特辱遠訪。意貺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住佳勝。長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臥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又

某啓。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葺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卽答。悚息。某頓首。

又

今者。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蚤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麪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毒暑具喜。起居佳勝。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見貳車。略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爲帶去。轉託何崇道附達爲幸。兒子治裝。穴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傅維巖秘校四首

某啓。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住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徼。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時及物。中無所愧。卽爲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答。草草不訝。知不久美解。卽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覩縷。會城荔子一籃。付去人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麤藥治病者。爲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麤賤。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二十三首

某啓。近辱手書。宄中不果。卽答。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具審起居佳勝。爲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雨軫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筍蕨。益用愧刻。聞相度移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費。乃

老業也。且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花木栽感留意惠賜。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清和。起居住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卽面謝爲媿耳。人還忽忽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達。愧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己爲民。誰如君者。願益進比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蓰麥也。此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薑花欲出。錄夢得詩去。庶致此餽也。呵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旨麾。句押送來爲幸。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比日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加減秧馬。曲盡其用。非拊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守矣。乍熱。萬萬以時加蓄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住勝。吏民畏愛。謠頌布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諭。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爲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微疾已平。起居清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勤。攝衛爲難。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爲佳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荔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住勝。久以冗率。有闕馳問。愧企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作之至。未由瞻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臥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橫流。僮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爲之撫然也。某再啓。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住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卽披奉。

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宜。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宜。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卽候漸涼。起居住否。疊煩頤旨。感作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宜。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字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嗇。不宜。

又

某啓。前日人回。裁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住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尙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宜。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卽日想已還治。起居住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爲勞也。未瞻奉閒。更乞若時自重。不宜。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骨肉遠至，重爲左右費。羊麵鱸魚，已拜賜矣。感作之至。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穉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莫，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蚤膳，庶小款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五首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烟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蚤成，令渠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暇，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

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久不上狀。想察其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住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臥病。今幸少閒。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尙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忤無已。

答漢卿

某啓。辱教承起居佳勝爲慰。知不久入城。遂當一見。何幸如之。地黃煎已領。感忤適自局中還。熱甚瀝塞。奉書地黃煎。蒙寄惠極佳。薑蜜之劑甚適宜也。仰煩神用。愧感不可言。

謝呂龍圖三首 京師

龍圖閣老執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粗識名教。遂堅晚節。兩登進士舉。一中茂才科。故當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愛憐之意。故歐公引之於其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又閣下舉之於其後。自惟末學。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空省循。何由論報。比者上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誠之所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爲子孫之美觀。葭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煖然之春。有以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館下。臨紙澀訥。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又

某久以局事汨沒。殊不獲觀止。竊惟應得疎絕之罪於左右。不意寬仁含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之小過。光降書辭。曲加勞問。拜祝之際。益增厚顏。旦夕詣賓次。盛暑伏惟爲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輿人之望。

與楊濟甫

爲別忽已半歲。傾想之懷。遠而益甚。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不。自離家至荆南。數次奉書。計並聞達。前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見在西崗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緣會見。千萬珍重珍重。

答王龍圖

辱簡承孝履如宜。新詩寵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論謹在意。

與楊濟甫 鳳翔

奉別三更歲律。思渴日深。卽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貴聚各佳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人事紛紛。久稽裁問。想自尊君襄事。後來漸獲閑靜。營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此與賤累如常。今因范元歸。奉書聞露。氣候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六首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因使贖手教來。雖有傾渴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盛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某此並無恙。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傾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爲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南。謀扶護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惱。知郡事頗簡。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處而樂者否。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冀順時珍重。

又

近聞員祕丞言。聞於誠之。韓益州欲令誠之替。某若得請。固所喜幸也。然某盡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肯令某成資解去否。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爲太淹緩。安用也。向經由時。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從容接奉。何喜如之。陳文日日見。甚安。

又

近遞中辱書。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審聞起居住佳勝。差慰瞻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爲交代。但奉見稍遠耳。承又須歸觀。奔波良不易也。秋冷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卽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易。久此僻左。獲奉清游。幸甚也。

又

某啟。比欲更接清話少頃。而人事紛紛。至今不得暫息。欲奉謁次。聞府官盡出。接張省箋。須至旦出城。恐訝不來。走此聞達。

又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明日至府謁見。預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爲本府帶得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卻中途逢本官行李。頗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廂軍十餘人。昨本有防護二十人。爲華州減卻十人。但只依元數亦差較也。告早爲擘畫。某更不住。後日絕早發去也。恃眷契。喋喋喧鬻。幸爲留念。

與楊濟甫

冬寒。遠想起居佳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且入京去。愈遠依黯。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告便。如遞中惠一書。貴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開離岐下也。

答楊濟甫二首 除喪選朝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

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又

遞中屢得數書。知尊體佳勝。貴眷欠安。示及發遞。引日契勘得並到。但鄉親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甫也。府推之命。只是暫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卽仍舊管官誥院也。府中冗絆。非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及。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並安。陳州舍弟亦安。不煩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裝並竭。今冬積雪四五尺。僦居敝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答寶月大師二首

久不奉書。蓋宥惰相因。必未訝也。史厚秀才及蔡子華處領來書。知法體佳勝。此中並安。請補外蒙恩除杭倅。旦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遠鄉里。曷勝依黯。累示及瑜隆紫衣師號。近爲干得王誥駙馬奏。瑜爲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圓覺經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須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宅。計會瑜師文字。纔得便入遞。次莫更一兩月。方得勅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書不盡此懷。惟千萬珍重。

又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

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祕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妄與人。

與大覺禪師璉公 杭州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以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賫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令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二首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爲愧。中閒安上處，及遞中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官粗遣，春夏閒殊少事，近日併覺冗冗，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癯無狀，館中清佚，至爲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爲樂。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住否。某此粗遣，但親友疎闊，旅懷牢落爾。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頻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

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無緣面言。惟順時自愛。

與郭功父五首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闊。經夕起居住否。某出院本欲往見。以下痢乏力未果。想未訝也。略奉啓布謝萬一。

又

原本闕四字。瞻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臥病。遂原本闕五字起居住否。某下痢雖止。尙羸爾也。謹奉

啓布謝。

又

兒子歸來。別無可爲土物。御筆一雙。賜墨一圭。新茶二餅。皆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浼瀆。

又

辱訪臨。感作。獨以忽遽爲恨。迫行不往謝。惟寬恕。乍熱萬萬自重。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凝寒。從者勤矣。辱書承起居甚佳。爲使者卽至。必且暫還。惟萬萬自重。

卷五

書簡一百九十八首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某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歎。不敢草草爲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卽日履茲春和。起居住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遞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住勝。眷愛各無恙。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絀。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歎。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卽日起居住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爲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

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覺潸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與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旣椎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人還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絕。見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納。未卽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

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麓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温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棗子兩籠。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貺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字。告爲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疊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卻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爲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答陳履常二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卽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答程彝仲二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修書問。每以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卽當俯拾也。未緣披奉。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蒼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卽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閑居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卽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祕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卻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卻咨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卽日遠想起居住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爲雄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斬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旣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怠慢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疎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卽日履茲寒凝。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教。感服眷厚。不卽馳答。悚怍悚怍。何日披奉。但有馳仰。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末。欣慰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儻之懷。惟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逮茲違間。吏役絆擾。未皇奉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贖。披繹數四。感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 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卽日遠想起居住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尙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得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遠風間。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噫。堂兄欲葬祖墳。爲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佳勝。寵惠皆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知者。以爲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意。乍遠萬乞保重。卽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卽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勘劾相尋。日竢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爲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卽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歛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爾。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爲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爲似耳。如易陰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扑可量。卽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尙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可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旣過。彭城城下徹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爲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壻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住勝，卽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蹙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答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要真贊，尙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

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三首 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尙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卻不見使者背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如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卽辰起居住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正一年。諸況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

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且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一作何正通

忝命假守。出於獎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住佳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住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爲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慚負不可言。卽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信否。殊不知卽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時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爲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河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爲備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卽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答周開祖二首

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住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慚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忤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奠其殯。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句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闕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忤。比日起居何如。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

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令人亶亶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擅爲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佳勝。聞軒從及境。卽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宄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欲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爲公擇見訪不果。幸賜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尙稽走謁。經宿起居佳否。借示諸刻。一清心目。又足見雅尙之不凡也。謹卻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宄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爲譴也。經宿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祕也。并
硯不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旣別。思仰無窮。人事袞袞。未遑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
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質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祕校二首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卽
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爲況何如。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
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少留都下。因風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卽辰履茲霜候。起居住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尙冀以時珍衛。

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愧負深矣。數日起居住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尙冀保練。慰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旣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問。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又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況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尙有少房縉。若

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作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
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旣絕。因而布衣蔬食。
於窮苦寂澹之中。卻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
重。

答道源祕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
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卽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卽答。計
已獲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耳。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
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慚作而已。卽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
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
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遞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況於他人。君獨收卹。有

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卽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第。卽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蕪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賚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柴炭已領。感忤感忤。東坡昨日立木。殊耿耿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編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臬雖有一室可憇從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爲帶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甕但不惜。不須更爲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祕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住佳勝。新居漸畢工。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何等語也。老息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爲愧悚。真所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

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呵。柳簿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有答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與寫云。文武案察。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爲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臼更留作樣。幾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之養生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皋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兼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裹帽奉謁。他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賣書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卻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爲何事。私甚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賣乞郡。閑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作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爲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回信。慚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

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答湖守刁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藹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并豪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違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佳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

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作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卽令答教也。所要先丈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 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尙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尙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衝陟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卽獲面旣。

又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卽面呈。

又
違闊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爲樂耳。乍遠萬乞爲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囊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譴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爲不肖光寵。異日常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

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
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卻屋三間。極
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
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
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籠略。大不佳。真壞卻也。適會
人便寄去爲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顛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
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紓。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藕膠油膩。急
手解雪。尙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

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謬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眞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況。何如。剗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綴。卽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册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起居住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已。老拙何以爲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

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荷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宥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作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詞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忤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慚負多矣。幸甚。

答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日。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三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脛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鷺鷥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嘗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住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覲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遣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與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姪來。領手教。感愧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爲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問大小。更不覲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住勝。甚欲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茶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窮奈何奈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爲念何以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卽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爲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齋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忽忽別去至今不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三百石者便爲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生復起當卻爲公蒼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

守到發。穴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爲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頌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爲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爲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爲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卽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深浴。把纜放舡也。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諭。求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爭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米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迺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他也。漚亂尊聽。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覲。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然。無以爲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作詩。旣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況得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

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危。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餠已入未限。聞此當俟駕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籠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
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何
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
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
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血睛。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
豬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
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文宗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諭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特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三首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卽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卽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澆。餘惟萬萬保練。適宄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卽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尙可放浪於眠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覲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卽爲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況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澆瀆。藤旣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士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素聞。使者交章。佇聞進擢。以爲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噓。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尙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閒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尙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住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切以爲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且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況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慚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

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尙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佳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爲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曲爲之。此與國書。可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悰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爲禱。葬期不遠。想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爲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悰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來日雖此水甚慳澁。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爲佳也。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爲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爲惘惘。然喜久客牢落。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簞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爲簪組所縻。倘得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恔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住佳勝。食已本欲奉謁。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

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切。惟起居佳勝。且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泐旬蔬食耶。一噓。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九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飴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媼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并爲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卽日遠想起居安穩。兒隨夫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寒千萬爲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爲慰。賢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爲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示及黃君佳篇，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方迫往筠州，未卽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思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書簡二百二十七首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還回。然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爲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爲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佳勝。汝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作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警效。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爲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作。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爲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攜家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大虛已去知之。

答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尙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日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答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爲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卻老姪一姨。子由乾姪也。住二十來日。卻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佳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

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觀縷。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具知法體安穩。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尙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卽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切祝切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爲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三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此省事之爲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卽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靈鷲遵老二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旣傳之諸祖。何不自家留使。旣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答楊元素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爲慰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併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適在瓜洲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三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使惠問勤厚如此可最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爲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尙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

封納不訝。

答王慶源二首登州還朝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宥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宥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住佳勝。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宥甚未及答。且仲意毅甫與宗公頤各爲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卽日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瑩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卽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瑩甚煩照管。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觀。當分明點數根槎。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眞阿井水煎者。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爲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夫傾逝。聞之悲但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往慰。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頎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

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蒼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蒼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菲。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殊慰想念。京塵袞袞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卽日遠想起居佳勝。叔丈脫屣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腳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爲學想日益。早奮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卽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畫酒後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澀。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

近方弛檐。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册。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入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住佳勝。承旦夕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違闕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席。卽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卽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尙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數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惠笥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果爾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住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佳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臨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卽裁答。何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暇。想有以爲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疊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雨冷。起居住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加保愛也。

又

違闊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卽獲瞻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住佳勝。寶月書信并念二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愛。

答李方叔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形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

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慶源三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卽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爲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鵠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攜壺藉草之游。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卻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功句。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宄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糜。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況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夫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悽悽。

又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夫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楊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若遂遊廬阜。況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誘。欲爲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臥。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啓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旣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耳。冗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豈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卽答。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

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悶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尙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少道苑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爲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支。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異。輒送暖腳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鬢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游。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十二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尙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答李方叔三首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住佳勝。示諭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爲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覩縷。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錢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堵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卽日起居住勝。洗玉池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脩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爲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肯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尙

冀以時爲衆自愛。

又

某尙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今附趙君賈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匹。奉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卽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爲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逸。未卽相見。千萬爲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與張无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佳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切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荷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住否。送行詩別。寫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三首 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爲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重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袞袞。未暇。成當卽寄去也。所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旣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卻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如何。某爲郡初

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畜。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卻可迎中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馬爲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爲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藟於墳前。一醑而燒之。勿觸動爲佳。特眷念之深。必不罪干。浼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尙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爲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卽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詠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諭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尙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二首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恠不已。比日起居何如。養痾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邊。裁謝草略。想

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爲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彫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爲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賚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三首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宥迫未遑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爲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爲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凝爲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衆意堅甚。計雖百卻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卽見不復覩縷。

又

衆詣漕臺敦請。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卻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卽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三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跋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袞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警效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卽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真詞林。進陪經幄。是爲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二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住勝。某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爲公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闊遠無他囑。惟倍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宦寡悰。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摺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面。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門。尙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佈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攜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爲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遞中奉慰疏。必已聞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

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爲心。乃末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遞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卽日起居如宜。襄事薄邊。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尙冀寬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聞動止爲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兼集。厚貺狨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住佳勝。明日果成行否。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闊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

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爲悚怍。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穎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旣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怍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詞。謹已撰成付來。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旣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旣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爲實賓。學者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爲衆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爲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爲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旣下。想慰衆意。未瞻奉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法履清勝。山門久墮。經始爲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爲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闊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儗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 穎州

辱書感慰謗餘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卽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慚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棋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臥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肯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穎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陁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鬧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爲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爲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腳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遞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爲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羣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閑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汝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未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跼蹐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卽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旣稍迂。又老病務省事。且自穎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飯。晚遂發去。愈遠左右。回望悵然。尙冀保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爾。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言公欲括田而招兵。近問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願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卽於遞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王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爲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母撫之如己出也。除夜紛紛。奉啓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子功同侍邇英。此最搢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爲。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卽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

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爲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茲畏暑。起居佳勝爲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果得德麟爲代。真天假老拙也。旣未欲來此寄居。常令爲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住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重。

與人三首

欽服下風。爲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住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卽超用。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爲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翛然忘歸。爲益多矣。別來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

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天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慟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住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珍感珍感粟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個篋籬耶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住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奠醑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略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茆感感獨飲一盃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人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况甚厚非所敢當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

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住勝。惠示狨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菴元不發。卻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爲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可言。手教爲貺。慚感無量。苦寒諸況。何如。常日不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住勝。來日行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爲別。甚幸。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蒼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爲辯秘之秘也。

答趙德麟三首 選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禮日近。隨分冗迫。未得卽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紛紛尙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甘釀佳貺。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尙潮熱惡寒也。來日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臥病書此。不謹。

與人三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爲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顧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卽裁謝。慚負可知。令子齋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尙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占詞爲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覺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彼。可爲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負愧深矣。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尙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新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爲慰。衰年咎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爲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

門守道。爲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書。乞爲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着欄界。便不古。花木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子細爲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乃是顏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冗迫。不卽奉書。想未訝也。比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郎君爲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見。不用憂。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爲朝陵去。未及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辨集。上官必不汝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爲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上狀。因見亦爲致懇。

與子由 赴定州

某爲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爲致意。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資後別無遺闕。卽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卽見得成資已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略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爲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頂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帥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卽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夔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半月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字已令粗葺。什物籠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慚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惘惘。

又

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無以爲報。親書松醪一賦爲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季隱書云。公有一痢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 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某到郡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爲不知。公因此行。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爲朋友光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然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爲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回納。不訝不訝。

又

辱書且審法履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卻附來人。納上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慨。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

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惘惘。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三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庇粗遣。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尙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起居佳勝。老兄弟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竄。家屬流離。汙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三首 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答謝。愧悚之至。遠蒙差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賤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可以微鮮爲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答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

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卽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